

控訴社區缺照顧 肌萎女病情惡化

【本報訊】患肌肉萎縮症的佩佩（化名）為追尋大學夢，兩年前離開住了17年的廣華醫院，未料因社區照顧配套形同虛設，在缺乏專業治療下，身體機能急速惡化，現時用電腦打字也有困難，滿腔熱誠隨時化為泡影。

媽媽拖延鼻瘻肉手術

19歲的佩佩出生不久便確診脊髓肌肉萎縮症，多年來以醫院為家。住院時由紅十字會提供簡單課程，學習進度極緩慢。她為圓大學夢，2011年初決定回家休養，並入讀附近的特殊學校修讀正規課程。

不過，其母並沒有專業護理知識，只能依靠學校提供定期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控制病情，「一有長假期就停咗冇得做，退化得好快」。佩佩出院時能執筆寫字，現在卻只剩手指能微微挪動，「莫講話寫字，連打字都好辛苦，個幾鐘先打到一段仔（約200字）」。她因而經常遲交功課，也難以完成考試，大學夢或破碎。

母女二人居於葵盛東邨公屋，靠綜援維生，無力負擔到私家診所接受物理治療的高昂費用。她們曾求助附近的志願團體地區支援中心不果，正嘗試申請各種基金資助，希望每次批出至少12,000元，接受10次職業治療，「就算申請到，都只捱到五星期，長遠唔知點算」。佩佩母親為照顧女兒，鼻瘻肉手術拖了一年多，「唔敢做手術，我入咗醫院邊個照顧個女？」她控訴政府忽視殘疾人士需要，「我哋冇放棄過，好努力生活，點解（政府）係由得我哋自生自滅」，促政府盡快加強社區照顧服務。

控訴社區缺照顧 肌萎女病情惡化

【本報訊】患肌肉萎縮症的佩佩（化名）為追尋大學夢，兩年前離開住了17年的廣華醫院，未料因社區照顧配套形同虛設，在缺乏專業治療下，身體機能急速惡化，現時用電腦打字也有困難，滿腔熱誠隨時化為泡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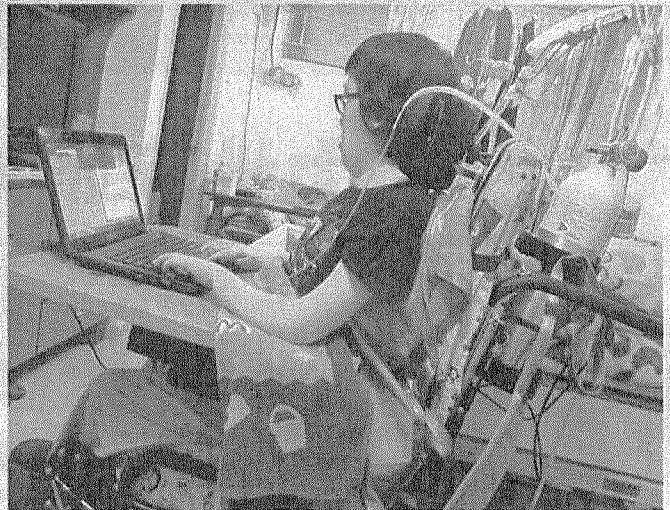
媽媽拖延鼻瘻肉手術

19歲的佩佩出生不久便確診脊髓肌肉萎縮症，多年來以醫院為家。住院時由紅十字會提供簡單課程，學習進度極緩慢。她為圓大學夢，2011年初決定回家休養，並入讀附近的特殊學校修讀正規課程。

不過，其母並沒有專業護理知識，只能依靠學校提供定期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控制病情，「一有長假期就停咗冇得做，退化得好快」。佩佩

出院時能執筆寫字，現在卻只剩手指能微微挪動，「莫講話寫字，連打字都好辛苦，個幾鐘先打到一段仔（約200字）」。她因而經常遲交功課，也難以完成考試，大學夢或破碎。

母女二人居於葵盛東邨公屋，靠綜援維生，無力負擔到私家診所接受物理治療的高昂費用。她們曾求助附近的志願團體地區支援中心不果，正嘗試申請各種基金資助，希望每次批出至少12,000元，接受10次職業治療，「就算申請到，都只捱到五星期，長遠唔知點算」。佩佩母親為照顧女兒，鼻瘻肉手術拖了一年多，「唔敢做手術，我入咗醫院邊個照顧個女？」她控訴政府忽視殘疾人士需要，「我哋冇放棄過，好努力生活，點解（政府）係由得我哋自生自滅」，促政府盡快加強社區照顧服務。



■佩佩出院後因缺乏社區照顧，病情急速惡化。
表樂婷攝